

# 睹物思父心悲切 一弦一柱忆华年

## ——追记我的父亲马觉华

○马晓英



晚年的马觉华学长夫妇

2016年12月26日，父亲马觉华因胃癌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80岁。

许多天过去了，当凝视着父亲的遗像时，当看着书桌前摆放整齐的书报和空白纸时，当视线扫过空床上仍叠放整齐的被子和枕头时，父亲仿佛就在眼前。

上海滩艰苦求学的单薄少年，清华校园日夜苦读的深度近视青年，铤浓缩控制室神情紧张、专注的双眼，基建现场一排排沾满污秽和泥泞的足印，讲台上深入浅出、循循善诱的身影……一个个形象过电影似的，在我的脑海中不断浮现。

### 少小离家，艰苦求学

1936年父亲出生在浙江绍兴乡下一户富庶家庭。祖上在上海和绍兴城里都开有酒坊，我的祖父经营着上海一爿叫做“马

上篸”的山东路分店。父亲兄弟姊妹四个，他排行老三，自小在祖父投资开办的私塾读书。11岁那年，祖父看着天资聪颖的父亲实在无书可读，便决定送他去上海。父亲后来跟我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那天他拉着穿着长衫的祖父来到钱塘江摆渡，没有见过世面的乡下孩子双腿打抖，哭着要回家。祖父说：“路总是要走的，男孩子不能哭！”就这样，父亲在店里住下来，开始了在上海漫长的求学生涯。

两年小学，三年初中，三年高中，说长很长，说短也就是转瞬即逝。中学时代的父亲爱好十分广泛，文理都来得，同时也是个活动积极分子，学生会活跃成员。他求知欲特别强，中午一般不午休，就坐在图书馆、阅览室如饥似渴地看他喜欢的书籍。那时父亲家里已经没落了，没有多少经济来源，再加上他晚上睡得晚，中午不休息，很快出现了营养不良、神经衰弱。好在那时的同学友情都特别朴实、纯真，几个要好的同学接济着父亲完成了中学学业。由于数理化成绩特别好，父亲报考了上海交通大学电机系。发榜那天，我的祖父从街上买回了一张《人民日报》，边走边指着上面的名字对乡邻说：“录取了，录取了！”

进入上海交大的第二年，中央鉴于台湾的紧张局势，决定将上海的一些基础工

## □ 怀念师友

业包括有影响的工业学校迁往腹地。然而针对迁与不迁、整体迁还是部分迁的问题，交大内外却异常激烈地从1955年争论到了1958年方尘埃落定。1958年2月春节刚过，已经上大学四年级的父亲随系西迁，来到了古城西安。那时的父亲不仅成绩优异，而且担任着团支部书记，并已有两年党龄。他思想活跃，在迁校和组建西安交大的过程中，积极投入各项工作和活动，忙得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他说自己“瘦得像只猴”，并题写在一张相片后面。

交大本来是四年制的，父亲这届却改为五年制。正当父亲准备继续在西安交大完成最后一年学业的时候，却接到了清华大学的抽调函。原来国家急需原子能尖端人才，而从一年级开始培养历时太久，于是便从全国最著名的几所工科院校抽了50名优秀学生调往清华大学，父亲便是其中之一。父亲于1958年中秋时节踏入清华园，被分配在自动控制系核能生产

及利用自动控制专业。反应堆自控和加速器自控由苏联专家直接用俄语授课，一位中国教师担任翻译，其他课程也均由知名教授讲授。时间紧、内容多、课业负担很重。与此同时，当时的政治学习氛围也极为浓厚，作为党员、团支部书记的父亲，每天都在各种专业课程和政治学习、讨论及各项活动中连轴转，辛苦程度可想而知。父亲后来告诉我，在清华园的一年半，他几乎没有出过校门。就这样，经过异常艰辛的努力学习，1960年2月，大学读了6年的父亲，辗转全国三所著名大学，最后终于在全国顶尖学府清华大学毕业了。

### 竭忠尽智，情洒核工

父亲被分配在了二机部甘肃机械厂（即兰州铀浓缩厂，代号504）。分配是极其简单的，一张车票，一封介绍信，父亲连家都没有回，就登上了去兰州的列车。

铀235是自然界中可实现自裂变，且具备提炼价值的原子弹核材料。504厂是核工业核心企业之一，产品是从天然铀中，将只占0.3%的铀235浓缩出来。这个厂是将天然铀氟化成气体，利用铀235与铀238的质量差，通过离心加速，实现铀235的分离。

父亲先担任主工艺车间中央控制室主操纵师，后担任代理值班主任。为了早出产品，他和同事们一到工地就开始熟悉现场，听苏联专家讲课，看资料，考规程，同时开始四班三倒。



1980年，马觉华（3排右2）奉命赴德国考察仪表自动化检验工作时留影

当时面临的<sup>最大</sup>困难是苏联撕毁了援助协议，撤回了专家，而建国之初的国民经济又极端困难。在这种情况下，中央发出了“争口气，自力更生，一定要把原子弹搞上去”的号召，调集科技人员，自己摸索编撰操作规程，组织全员协作。中央成立了以周总理为首的专门委员会，二机部一位副部长坐镇现场，通过自力更生，组织国内技术的攻关和链接。提出“拿出产品就是最大的政治”的口号，把人员进行分组，一部分搞规程编制，人员培训；一部分搞设备维保。在此基础上，现场调整基建，分步安装，单机调试和联动试车，历时5年，到1964年元月，基本具备投料运行的条件。

1964年1月8日，是父亲难以忘怀的日子。这天，正式投料生产。父亲镇静地坐入中央控制室主控制台位。后面，围绕着行政、生产、维修及后勤责任主管，按照操作指令，一步步地谨慎操作，实现投料。下午3点30分，第一批取样结果出来了，产品完全合格！在场所有人激动异常，到处是欢呼与拥抱，人们洒下激动的泪水，中国人终于依靠自己的力量分离出了合格的核裂变材料，这是多么重大，多么鼓舞人心！1964年10月16日，我国向世界宣布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而这一时刻，离504厂成功生产出第一批合格产品，相隔仅9个月。成功分离铀235，对国家的影响是多么的重要。

投产成功后，我的父亲被正式任命为值班主任，并相继接待了中央、省、部、西北局以及部队首长的参观访问。1964年秋，邓小平同志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谈

判途经兰州，在西北局书记刘澜涛陪同下<sup>来</sup>厂参观，与我的父亲亲切握手并询问了相关情况。

从1960年毕业分配到504厂，父亲在铀浓缩中控室，十几年如一日，工作特别仔细认真，从来没有出过事故，积累了许多准确判断、有效排除故障的经验，他的“安全生产十字诀”和“工艺回路找漏的若干问题”被厂里介绍推广，他还负责编写了岗位责任制。

### 转战江北，奠基“仪化”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为了解决全国人民的穿衣以及粮棉争地问题，准备在位于长江下游、交通运输十分便利的仪征建设一个大型的化纤及化纤原料生产基地。首先便是在全国范围内招收各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1980年3月，父亲调入了纺织部安装公司，加入了仪征化纤生产基地基建行列。1980年9月，父亲奉命前往德国法兰克福考察仪表自动化设备的检验工作，回国后迅速编制了进口设备检验规程。

1982年，“仪化”涤纶一厂正式进入安装施工阶段。父亲时任纺织部安装公司仪表队工程师兼党支部书记，一边做技术工作，一边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先后承担了中央罐区、装置中间区、乙二醇回收、中央控制室、废水冷冻空压装置、过滤器清洗、纺丝工程和热力软化除盐水站的安装施工任务，足迹遍布每一个角落。

有着在核军工企业一丝不苟的工作经历，父亲把每一项任务都当作一场战役来打。他的笔记本上清晰地记录着：TOC-2000会战，提前10天完成任务；公用工

## □ 怀念师友

程基本按计划完成；后纺 1-2k，提前 5 天完成任务；后纺 3-4k，提前 8 天完成任务……

在建设过程中，他善于动脑，不迷信权威。就废水冷冻空压装置电缆槽的走向、空压机前后加装截止阀、乙二醇回收装置浮筒液位变送器安装位置等问题，向德方专家提出修改意见；就热力站高压孔板的材料代用、纺丝电源保护管材料代用和地下井加固向纺织部设计院提出改进意见……与此同时，作为党的基层领导，他还时刻关心着队里人员的思想动态和安全施工工作，确保人员到位，技术到位，思想到位。

1984 年 12 月 31 日，仪化涤纶一厂聚酯生产线建成投产，生产出第一批合格产品，标志着我国最大的化纤原料生产基地雏形初具。父亲当时的心情异常激动，他说这辈子能看到两项国家的重点工程从自己的手中建成投产，真是三生有幸啊！

### 培养技工，甘作人梯

1985 年后，国家亟待解决人们穿衣用布料的问题，需要仪化为全国人民每人提供一套衣服的原料，随后要求提供两套，三套……任务不断加码，装置极速扩容，现场急需技术工人，组建仪化技校，迫在眉睫。当年在 504 厂，由于长期在核放射岗位工作，父亲的健康受到了损害，得了很严重的胃病，同时血小板减少到只有四万。他只好离开心爱的第一线岗位，转入新建的职工大学担任职工培训工作。来到了技校后，此前培养职工的经历，为他从此长达 11 年的技工职业教育提供了丰富的经验。

调入技校伊始，百业待兴，身为教务科主管，他着手编制了五个专业的教学计划，整理出大部分教学大纲。针对仪表教研组长期缺乏教师的现状，他自己担负起“化工测量及仪表”和“化工仪表和自动化”两门课程，并着手仪表挂图的自制，共绘出了图纸 30 张。由于当时仪化公司的仪表比较先进，父亲又出国考察过仪表的检验工作，他便自己编写了《化工测量及仪表》教材、习题集和实验指导书。

他不仅在装置现场，动手能力很强，而且善于积累，技术文件写作能力极强，干一行爱一行，投入极大的精力研究职业教育特点，揣摩技校学生的心理和教育方式，并把这些进行总结整理，行文发表。他的《技校学生的心理和教育方法》《浅析教师的地位和作用》《从仪化技校特点谈管理方法》《略论反刍式教学法》等文章相继发表在相关刊物和报纸上。

从 1985 年来到技校到 1996 年退休离岗，父亲培养了数届仪化急需的职业技术工人，这些人走上工作岗位后，有的成为了生产骨干、劳模、技师，有的走上领导岗位，引领着团队为建设仪化添砖加瓦。

我在仪化经常能遇到他的学生，他们跟我回忆说，马老师上课的时候风度翩翩，带着浓重的江浙口音，严肃认真，不允许我们课堂纪律涣散。考试前去套题他最会绕圈子，啥也甭想提前知道，但是他对学生特别关心，有几个与他混得特熟，把他敬若父亲……

### 伉俪情深，风雨相偕

父亲母亲相识相知相爱在 504 厂。年轻时的母亲是个明眸皓齿的美人，中专毕



业分配到厂里后，迅速成了未婚男青年心中的偶像。我问母亲为什么独独选中了父亲，她笑着说，他人老实，书生气特浓，话不多，文质彬彬的，看着很舒服。

父母亲1966年结婚，至父亲离世整整50周年。母亲是湖南人，是个爱吃辣椒，性格刚毅、泼辣的人。“文化大革命”期间，父亲被打成“臭老九”、“阶级异己分子”，遭到非法关押、批斗，那些整人者逼母亲离婚，要她揭发交代父亲的罪行，母亲倔强地说：“我就看他是个老实人才嫁给他！”她坚持给父亲送饭、洗衣，不离不弃，给了当时处于逆境中的父亲极大的心灵慰藉和支持。

父亲是个文弱书生，家里爬高下低的活儿母亲总是抢在头里。然而到了晚年，一向不服输的母亲却得了一种罕见的脊髓血管病，瘫痪在床，下肢和大小便都不太听使唤，每天只能间歇性地坐坐轮椅。虽然请了保姆，但是日常的各种杂事、采买置办物品及药品等都落在了父亲身上。他不仅默默地接受下来，还时常请朋友帮忙，把母亲抬下楼，逛一逛，晒晒太阳。母亲患了严重的痔疮，他不厌其烦地给她上药、推按、归位。他每天晚上都要爬起来好几次，看看母亲的情况如何，亲自给母亲端屎倒尿，做饭煲汤，八年如一日。

母亲常常噙着泪说：“是我拖累了你，一个清华毕业生整天伺候着我这个没用的人……”父亲说：“老伴老伴，只要伴着就好！”

2016年12月28日，父亲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在江苏仪征市殡仪馆隆重举行。父亲生前的领导、同事、亲朋好友纷纷前来送行。清华大学南京校友会副会

长沈国栋等校友，一大清早驱车五十多公里，专程从南京赶来参会。

父亲躺在苍松翠柏之间，身上覆盖着党旗。这位20岁在大学入党，6月份刚刚拿到60年党龄大红证书的老党员，这位兢兢业业、恪尽职守、默默奉献、不计名利的老知识分子，这位把火红的青春和智慧全都抛洒在祖国繁荣、富强征程上的老一代建设者，这位妻子眼中深情款款、柔和细腻的好丈夫，这位同事、同学、朋友眼中博闻强识、勤奋踏实的才子，这位邻居眼中热情低调、平易近人的“好老头”，女儿眼中慈爱博学、诲人不倦的好父亲，学生眼中一丝不苟、“不好糊弄”的好老师，走完了他虽平凡却又难忘的一生。

父亲虽然离开了，然而在无边的暗夜，在嬉闹的街角，在回家的小路，在安静的书房，我还时常与他相遇，他慈爱地拉着我的手，用熟悉而亲切的声音对着我说：

“晓英，路还长，没有我的日子你依然要勇敢前行。”

## 梁晋文学长逝世

梁晋文学长，因病于2016年11月2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梁学长1943年考入西南联大机械系，1947年清华毕业后留校任教，1980年晋升为教授、博士生导师。编著专著5部，主编《长度计量丛书》一套。作为精密计量测试、光学仪器及互换性与技术测量等领域的学术带头人在国内外同行中享有很高声誉。担任过中国计量测试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术委员会工学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家科技进步奖评审委员等重要学术职务。